

河

財主說：不人之愛又重在隨緣，隨分姑息。一時，好處半調半了，好處

前記

最近，環境許可了，創作的東西比較多，然而，因為自己對於自己底作品不尊貴，散的散失了，或者有的祇是寫了一個斷片或全部而覺得不好時又將它付之一炬了。

我底寫詩的企求，一方面在另一本集子「時代底吹手」里的一篇「零碎的章句」里，已經明顯地寫出：「並不企冀它能開起豔麗的花枝，乃盼無腐爛遺毒於將來」。一方面我覺得一個詩人底作品應該是大眾底呼聲，羣衆底語言。

詩集點的據點相當遼闊，沅陵版係白痕兄主編，印度版係以滔兄主編，璧山版係麗砂兄主編，筑版係我負責。除了這而外，我還在貴陽主編一個自己底詩刊「詩潮」。

在環境的許可中，我完成了「無淚之祭」（一本短篇詩集），及將完成的「胡隊長」（敍述遊擊隊的長詩）・此外，將這本「河」的舊稿重新整理完竣。

離開故鄉之後，我底蹤跡是渺茫莫測的，有如一片被水冲動的浮萍，東飄西蕩。爲了生活，因而嘗盡了人生的甘苦，但我却沒有哀怨，我祇是感謝那些艱苦的生活，給予我以無比的人生的認識，因此，我得在那艱苦的生活中掙扎、努力……

很幸運，不久，我又重返到故鄉，對於故鄉的一切，我幾乎陌生了。我感

到「滄桑」之變：那舊日的門窗，已經不復像曩昔了，然而，我有着衷心的眷戀，——一個人怎能不愛他底故鄉呢？（尤如一隻迷失了方向的小鳥，飛回它底舊窩一樣。）

然而，回到故鄉，我却悲憤交加了，我厭惡它與一些地方一樣，我敵視那些「行屍走肉」似的靈魂！

那條河的確是人類底生命，是值得歌頌的。然而它却給我帶來了悲哀；那十二個被水奪去了生命的青年當中，很多與我有莫逆的感情，他們與我共同地生活過。——對於他們，我曾經淌過了不少的眼淚呵！到現在我還憎恨着那些「生命作兒戲的人」。

那條河在抗戰的洪流中，澎湃起來了，呼嘯起來了，驚動了沉睡的大地！

爲了紀念它與那些幽靈，我誠懇地寫出這本集子，姑且不計較它的沉浮，讓它在人海里飄流！

最後，應該感謝我底弟弟震桓，他耽擱了功課而校對這本集子。

十二月廿六號走下長橋，書中，如詩歌以荒牧

四四、二、下旬、筑
義、筆、書、屋

那時天雨，大霧迷蒙。天色昏暗，如詩歌以荒牧

四四、二、下旬、筑
義、筆、書、屋

然而，回憶往昔，如昨，悲苦不賦下，如詩歌以荒牧

四四、二、下旬、筑
義、筆、書、屋

逢「前奏」，空響，如詩歌以荒牧

四四、二、下旬、筑
義、筆、書、屋

目 次

前記

—X

河

—一四八

次目

一、河

河

不知什麼年代

就那麼浩蕩地奔濺

你

送走了太多太多的朝代

送走了太多太多的人羣

用蒼老的調子

悠久地唱着永恆的歌

而那調子

是放散你底悒鬱或是

欣悅呢？

河呵

那調子我已經聽熟了

它已經在我底耳邊響奏了若干年

而也成爲我底永恆的歌聲了

河

我底唯一的戀人呵！

我會以我底生命與

壯志

交給你

而你

是否培育了嗎？

我知道

她能永遠都知

當我最初獻給你時候

你曾經默許過

讓它們在那沒有綠洲的荒漠里

開出絢爛的花枝

產起豐腴的果實

而我

在般般地

盼望着

等待着

tong

我

而不也是與你渡過了

悠長的歲月嗎？

在你底

酥軟的胸脯上

我被你哺育

那時

我曾在你底

河

面前

像教徒

虔誠地

以真誠的言語

默禱着你呵

我將你那清潔的水

洗滌過我底心

而它

不是有如你那透明澈底的水麼？

河

我相依爲命的戀人呀！

二、惦念

遠隔關山

我蟄居另一個地方

河

我惦念着你呵

念惦

在那裏

我過了很久的時日

消耗了多少年青的血液

而毫無生氣地被啃噬了一部份青春

那個地方嗎

也有像你一樣擁有的城池

也有一條像你一樣的河

然而

我是久遠地憎恨着它！

念惜

每天

我都是帶着無邊的惆悵

做着我底工作

每天

我都在那里徘徊

顛喪地奔走

告訴你

我惦念着的河

河

我雖然在那個地方

告別仍然是用

我底年青的血液

燃燒着

生命的火花

然而

我底心

不可避免地被沾上了罪惡！

雖然

我每天

在懊悔

在憤懣

而我底心

不幸織上了一層悲哀的網呵！

在那里

我似乎是一把斷了弦的弓

不能搭上探取的箭

尤如陰霾的天空

念惜